

棋乐无穷

□ 铜陵 江习明

象棋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,有着悠久的历史。下棋用具亦简单,摆上棋盘棋子,街头巷尾,村野阡陌,皆能一战。棋局双方可闭门谢客,静心手谈;也可于大庭广众之下,公开对弈,引观者无数。下棋实在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。

二十几岁时,我就曾经是一位痴狂的棋迷。那时,只要有闲,我就会和棋友一起,躲进无人的角落,耍起车马炮,斗上几回合。待真正进入角色,除了象棋,世间百事不闻不问,没有尘世间的杂念,心思极其纯洁,下棋的双方都变得轻逸起来。这种棋逢对手的感觉,有着无穷的滋味。非亲身经历,无法言说。

多年过去,那种感觉,却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是的,我已很久未碰过象棋了。细细算来,该有二十几年了吧。这些年来,工作的强压力,生活的快节奏,让我的内心不知从何时开始,变得十分现实且浮躁,象棋也彻底淡出了我的视野。前些日子,遇到几位曾经的棋友,他们说起王天一,提到郑惟桐,还有什么象棋软件,什么直播平台,都让我感觉很陌生,如听天书一般。我不免暗自嗟叹,象棋是真的离我越来越远了。

但我的思绪不知不觉,还是回到了二十多年前。那时,我还在长江中的一个岛上上班。那里条件艰苦,晚上经常停电。作为刚工作的年轻人,业余时间除了看看书聊聊天,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。一个偶然的的机会,我结识了中学老师张立新。当然,后来他也成了那所中学的校长。当时的张校长,多才多艺,却非常低调和谦虚,显得格外儒雅。听说他酷爱象棋,而且水准非常之高,似乎很少输棋。用一句当时很时髦的话说,张校长绝对是一个寂寞的顶尖高手。

几次接触和观察之后,我被张校长谦逊的棋品和高超的棋艺深深折服。记得他时常对我们说,人有什么样的性格,就有什么样的棋风。下棋时,有人大刀阔斧,有人温柔细腻,有人天马行空,有人笑里藏刀。但条条大路通罗马,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。我们开玩笑,问张校长的棋风是什么风格,他说自己没有风格。当然,我后来才悟透,没有风格,其实就是最大的风格。正是张校长那种循循善诱式的启蒙,让我对象棋这种高雅的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从此走进无声的快乐之中。

在后来几年里,我们下棋的队伍总是固定的五个人,四位教师,来自不同的学校,加上我一个,人称洲中五虎。五人分别订阅不同的象棋杂志,有《北方棋艺》,有《上海象棋》,还有广东《象棋》,等等。大家各自研读,认真拆解,然后相互借阅,再彼此切磋。每逢周末,总有一晚通宵达旦。先由一人守擂,一人攻擂,一人裁判,谁输谁下场。另外两人无事可干,就躺在床上,下一下盲棋。有时,攻擂结束,几人也聚一起,仔细复盘。复盘时,张校长思考都很深,分析也很到位。比如,这车不能这样下,“车不立险地”;这炮要收回来,“残局炮归家”等等。讲得细,又通俗,有味道。如此反复,直到天明。

寒暑假里,我们曾多次上安庆,过池州,遍访高手。偶尔,几人也一道去车站码头,破一破残局,杀杀江湖骗子的威风。当然,这也只是偶尔。更多时候,我们还是去街上的棋摊,下几盘一毛钱一盘的快棋,试一下飞刀,测一测棋力。在那段痴迷的日子里,我们的棋艺大为长进。街头对擂已很少输棋,就连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高手,也经常败在我们的手下。而张校长开、中、残局都研究得非常透彻,棋艺已是炉火纯青,不但连续夺得几届县冠军,还得了—次市冠军。

我们终于在清苦乏味的生活中,发现了一个纯真的角落,找到了一个快乐的港湾。当然,交流的日子毕竟有限。更多时候,我们还是各自坚守孤独和寂寞。看棋书,摆棋谱,反复研究。大家时常自我解嘲说,我们每个人读过的棋书,都能挑上一担子,还能悟上一辈子。有时,一个人坐在桌前,摆高手的棋谱,棋局越复杂,情节就越跌宕起伏,引人入胜。

有时,我们也能从楚河汉界中看到刘邦和项羽,读出战争中的智谋。有时,我们又能从棋盘中联想到一些武打片,看到你一拳我一脚的精彩对打。还有时候,我们甚至感觉每一粒棋子,竟然就是足球场上—匹四蹄流浹背的快马。棋盘中,有攻有防,有攻守兼备,有直捣黄龙,有终局翻盘。每一场棋局都充满警示,一着不慎,满盘皆输。

有时,我们不知是自己在玩弄棋子,还是棋子在操纵我们。分不清是和自己在下棋,还是在跟象棋过招。自己是谁,对手是谁,这些也都不重要了。因为这个时候,我们便是棋,棋便是我们了。人生的一切烦恼都已消失,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棋我两忘的境地。

棋理相通。棋盘如经纬,棋局如世事。我在盘中,你也在盘中,其实大家都在盘中。

盘中宇宙,棋乐无穷!

仰望“威虎山”

□ 合肥 程志红

正月,宅在合肥,百无聊赖地翻看手机。老家“程老屋”微信群里传来一段视频:两位年近七十的老太太在洒满阳光的家门口,载歌载舞,演唱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。群里顿时沸腾起来,点赞叫好声一片。老家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,我的父辈们,曾经生活在一个几乎每个人都会唱样板戏的年代;而现在,我们又生活在一个大多数人都忘了样板戏的年代。样板戏不因普及而高贵,不因遗忘而卑微。因为它太中国了,所以我们应当尊重它。

时光追溯到1985年冬:虎形山脚下,一处菜园里,我家的红砖瓦房正在破土动工。那一晚,我即兴跑到窝棚,陪父亲看守工地。随手带了一本《钢笔行书字帖》。这本字帖印有革命现代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的剧本,也算一本课外读物。

父亲看着我手中的字帖,听着棚外呼啸的风声,陡然间兴致大发:“朔风吹,林涛吼,峡谷震荡。望飞雪,漫天舞,巍巍丛山披银装,好一派北国风光。”当这个“光”字百转千回落下尾音时,我惊得目瞪口呆,没想到父亲还会唱京剧!这种高亢激昂的腔调完全有别于家乡的黄梅戏,我的双耳顿时如花苞一般绽放。

我兴奋不已,拿着字帖开始点唱:《我们是工农子弟兵》《八年前风雪夜》《穿林海跨雪原》《胸有朝阳》……父亲很有耐心,一段又一段地满足我的要求。这些唱段如同瞬间闪电,照彻棚外最幽深的黑暗。剧本中机智勇敢、坚定顽强的孤胆英雄杨子荣,在我这个小学生心中就是一座高峰。父亲的几段西皮、二黄,把身边“虎形山”的潺潺流水,最终抬升为远方“威虎山”的旷野长风。

那一夜,我睡在父亲身边,无比温暖,就像大雪躺在山河旁。

若干年后,我上大学时选修了《京剧欣赏》这门课,重新领略“样板戏”的正宗韵味。左震东表演《智取威虎山》、梁文慧教唱《红灯记》、蒋传和教唱《沙家浜》……这些教授在上课时,除精选京剧传统曲目外,都无一例外地让我们欣赏样板戏。那些曾受最广大人民喜爱的唱段,依然极富生命力和感染力。教授们带进课堂的是艺术,但他们所要表达的,却不仅仅是艺术,还有艺术旨在传达的——人性崇高之美。

样板戏中,我最爱的还是《智取威虎山》。大学期间,每当颓废感涌上心头时,我都会戴上耳机,听一曲童祥苓的“打虎上山”,任激情的浪潮席卷全身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越来越确信,欣赏样板戏在意志、秉性上给了我某种深沉、耿直和坚硬的东西,尤其是对正义、英雄、家国、信仰等高大事物的热忱。时光悄然流逝,许多流行音乐如同纸币,过时的样板戏却是黄金。

回到当下,各家媒体在描写“抗疫”英雄时,不约而同地引用一句话:“越是艰险越向前。”我告诉已上五年级的儿子,这是《智取威虎山》中的唱词:“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,专拣重担挑在肩……明知征途有艰险,越是艰险越向前。任凭风云多变幻,革命的智慧能胜天……”正是我当年的年纪,愿这段令人热血沸腾的唱腔,同样在他心中激起波澜。

崇高感不易被唤起,却会飞快地消退。我们要时常找一些高山让孩子仰望,比如威虎山、杜鹃山、钟南山……让他心中不时地涌起一点崇高感。

四季生菜

□ 合肥 董静

在我的认知中,一年四季都可以自然生长的蔬菜品种并不多,生菜是少有的几种之一。

生菜是我家小小自留地春夏秋冬的保留菜品。它淡淡微苦的青涩味,不招虫子,就连小鸟和蜗牛对它都会避而远之。我的绿色小园子,里面的所有蔬果,都是靠天收,从来不打药,所以也成为了小鸟、蜗牛的生活栖息地。尤其是蜗牛,一度泛滥成灾,像小白菜、苋菜、菠菜这些带有甜味的蔬菜,从春末到秋末在自家园子里都是长不起来的,还没等它们长大,早已被蜗牛“捷足先登”了。正好家里养了几只野生乌龟,长大后把它们放入园子散养,没想到蜗牛成了它们口中的美食,真是一物降一物。

生菜,是可以生吃的蔬菜。几片叶子用水稍微冲洗,晾干水分夹在面包或大馍里,省事便捷,又能提供人体所需的维生素C,尤为年轻人喜爱。生菜是西餐必备,多用于做沙拉、汉堡、三明治等,是一种绿色的快捷蔬菜。在女儿家,经常看到孩子们的早餐,是用面包片包裹生菜叶、西红柿片和煮熟的鸡蛋片,看起来营养还是蛮丰富的。在那边,我还吃过中国的煎饼果子,几片鲜嫩的生菜夹在其中,和油炸薄脆果子卷在一起,吃一口香脆有声,口感和味道都不错。早几年,我并不爱吃生菜,它那有点微苦的味道是不喜欢的,但因为是自己种植的,绿色无污染,舍不得浪费,所以慢慢也就喜欢上了它。

生菜可凉拌、做汤或素炒,更是吃火锅绝

配的一道绿蔬。生菜中紫兰生菜的颜值最高,口感也特别好,我吃过,但没有种植过。播种生菜有窍门,因为它的种子又小又轻,撒播不均匀,容易扎堆,不利于后期的生长,将生菜种和沙子或疏松的土壤一起搅拌后再播种,能够有效地间隔秧苗的距离。假如有的地方生长密集,待到小苗长大一些,也可以移栽。根据经验,移植的小苗比较娇嫩,不能直接在太阳下暴晒,要先放背阴处养几天。

生菜原产欧洲地中海沿岸,为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作物。生菜传入中国的历史较悠久,现如今已成为百姓餐桌上的常见菜,是一种走遍了全球的绿色蔬菜。生菜营养丰富,它具有清热爽神、清肝利胆、养胃等功效。据说,生菜中的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含量很高,常食有消除多余脂肪的作用,具有美白、减肥、缓解眼睛干涩与疲劳的作用,我想这可能也是大众喜爱的原因之一吧,尤其深受爱美女士的欢迎。

四季生菜是绿叶菜,通体有点像翡翠绿,颜色从叶到茎由深至浅,煞是好看。它的叶片大且娇嫩鲜美,水分多,不易保存,但它好栽培,四季都能生长,不会受冷热雨雪的影响。在园子或阳台花盆里种几棵,随吃随取,新鲜营养,省心又放心。因为家种的棵数少,舍不得连根拔起,通常会从植株外部采摘生菜叶,这样内部的叶子还可以继续生长,循环往复。一棵生菜且吃且生长,陆陆续续能吃好久。